

今所服紫謂之黑以為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
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
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
禁則申嚴於 仁宗之時今虜中之服乃是因初申嚴之制此理
所不可曉也

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
為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
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
軍知畿縣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
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咸平三年六月丙戌詔貢
舉應進士舊無免解之條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連中則

有三年者不若限以八年之為均平也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
不為濫矣

因初士大夫徃徃久任亦罕送迎京官到罷多芒屨策杖以行婦
女人乘驢已為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
月甲戌詔川陝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
而思慮至此則從官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徃

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
年三月復總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
掠之若徃徃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訴
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

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

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為言者咸平三年十一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因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因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厨蠟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大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我又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曰焉所謂四者何

也谷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入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事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曰全不能記谷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無米譽望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為人而士之應舉者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為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已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忘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延自備錢為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廷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申詔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

列特異矣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符祥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關人即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因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年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飢乞補第_聖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_{今丞信郎}自後援異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齊卽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極民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

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為失信於人恐自後歎歲無募者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與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募職官前朝貶謫雖重叙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買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貶害無窮罪不勝誅因猶為其所誤而况士大夫乎

因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京畿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千五百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千六斛京官二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

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為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庶隅自令文武官月請折爰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章四海矣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論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

太宗皇帝推考廢不舉給事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為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為門下封駁司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來即同正員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

太宗皇帝深懲其弊仍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陸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癘無敢往者雖武臣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為制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為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為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寔廣公卿士大夫是則是儉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乙巳

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乏銀支用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
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為重則下競趨之
求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變已如此况承平
日久侈費益甚沿襲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國初
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榷貨務給賣客旅加鹽貨然人不以為便淳
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
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
不能運致茶貨而榷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職州縣
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院考
課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廡

使五代以來無聞

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詔置理檢司以

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檢
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
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 太宗皇帝

憲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為之中覆
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
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閣有待制次對官德宗
興元中日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
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祐二年陶穀奏
罷之淳化二年三月丙申 太宗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

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

月丙午

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宗政殿凡萬餘人

時承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幾倍也世有惡火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彼大行奸殺人不防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聚賭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隱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以懲奸宄之者衆嘗恠近世士大夫莅官視此三者為不急之務知而不聞者十嘗七八因許到官有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母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

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防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起故任工部郎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晉郡君是臣本父生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

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起為太

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防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諱先娶馬氏生永德為諱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廨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入無間言將大臣母妻皆得入

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
嘆封宮國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 仁宗景祐三年九年集
賢校理郭積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
並許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景聖褒表最顯著有四人曰
狄尋公仁傑曰張曲江公九齡曰段太尉秀實曰郭汾陽王子儀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
張公馮貞告身詔以為韶州文學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
孫亮為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荅來獻
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莘州明
法狄國賓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為永

興軍助教元豐五年四月後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為陝州助教後
其家國家非勒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爾況褻
用之乎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奢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
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諫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
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感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
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計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
塑像者齊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
園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彩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
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
用繅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
應銷金貼金間金戲金圈金解金剔金燃金陷金明金泥

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得而絕也 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於法然議者猶有憾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之外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 太祖

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 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 太宗從之命中使衛詔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詔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詔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

自禁絕欽怒以义又入列僧徒轉悲號而絕歸奏 太宗曰臣

已了事太宗領之苟非就禁 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妾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榻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榻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者之親故也 太祖皇帝深疾之開

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寄榻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其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

庚子 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
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 真宗皇
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
前一日不坐羣臣進名奉慰寺現行香禁屠務著于令自後太祖
太宗忌亦授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存
亦不禁屠又忌則休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
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徒僧徒共建一殿申嚴崇奉名彰武
殿且請降御容使民虔瞻仰 真宗皇帝翰林畫工圖寫嚴衛
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
郡率官僚朝祀六飛南渡蕩為煨燼後雖建殿不復奏請
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義之蘭亭
舊跡其流杯修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地以歲御
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之請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
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宏里空親填書金
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在其中因以為奸

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
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
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執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

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

也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兩餘吳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頒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盛禮綽儀屢舉

實金最多金價因此相長人以為病

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

詔冊宝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空用金飾皆金塗也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

太平軍江北置無為軍取太平無為之義太平後改為州無為之建在淳化四年三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

變恠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皆墜瓦壞屋壓死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

真宗皇帝亟命

中使張景宣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

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吏就宮觀精虔設醮為民祈福

是時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護郡守

真宗不從其後守臣熾爰

於五年二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

聖祖殿發竹

內獲毛履二以為

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畫圖來

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

亥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改名其山

曰紫芝山最爾一培棲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以豐年

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

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諛者矣虞
書載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伐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
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
自南入城衆禽周遠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其
文五色冠如金盃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
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
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
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群臣參驗徐鉉
滕中正王祐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官權酒詰其夫久
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權先
遣使者監禁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訴吏勿復預蓋
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為生之樂官無譏
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火公私兩便然所入無益願令官吏
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於公上散青苗錢于訟廳而置酒肆于
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貫其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
女坐肆作樂以與盡感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
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
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
而且誘民為惡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效如
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整正之者何邪
江南李主僭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
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

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令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絰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為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於門外太宗恤刑慮有寬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伏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 聖朝謹嚴於用刑蓋以人命為重也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銜教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祭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以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之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魁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鳳載建議鐵錢六貫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鑄為器用賣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為小民盜銷不可禁其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鉛銷之利不復為矣慶曆初商州皮仲容議

采洛南紅岸魏州青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一可當小錢
三次之當十民間趨利益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宋祁議以為當更
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銅錢一百
萬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錢其
患方息 舊制命官鎖廳應舉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
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永不得應舉中
格庭對唱第日仍降甲蓋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雖欲假
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者皆為文人 仁宗欲開誘進
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未詔免舉所業下第一人免責罰仍許再應
舉景祐元年復詔鎖廳人不合格格除其罪以試者尚少而申明
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未試矣 國

朝故事三元張燈 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
夜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
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
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張燈者余
山陽中元下元酒粉張燈賣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北俗過
月二十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
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為七夕頒行天下
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為朝廷整正之自朝廷始月令開冰飲
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詔整
之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怠忽太平興國
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受任於外并州縣幕職官朝辭并於

閤門宣旨戒飭以其詞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苟州縣小官亦蒙皇恩寵餞決知自重恩銜所以稱上意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舉行之者也

承平時闈多員少士大夫注擬必求洎次者以自便蓋王事鞅掌久勞于外衣還鄉里展掃墳墓聚為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甚而連年饑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于外者受詔後給假一月潮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闈違者有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說以為居一人去者入而伺之者又入莅官之曰少閑居之日長士大夫至於冒法況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秩滿至京師於法書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關防檢察廢老昏繆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必須奏事通判而下不復舉行殊失 祖宗謹重州縣勤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多惡其害已而欲舉之手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因初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改為寶別鑄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天厚半之命製為鎮國神室宰臣龐籍篆文劉沆書牌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綠如篋又曰受命于天既受未昌其背螭紐五盤詔蔡京等議之咸以為真秦璽也詔仍舊為傳國璽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爾手一月壬戌 詔曰永惟受命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

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徧祗八宝既成曼
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宝是舉恩數特厚
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衣定命宝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
萬壽無疆為文廣九寸號九宝二聖北狩寶淪異域 高宗皇
帝復製八宝循大觀舊規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 仁宗
皇帝誕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
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 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萬
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異真宗特開封府
洎京畿縣受納綿多取出刺訖事悉括其餘均賜官吏而官
吏無厭愈更多取歲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戌詔悉蠲之官
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

者忍耻為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為奸天聖七年三月
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與之仍詔今後吏人犯
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後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後苟吏
可用蔭入詔則是仕宦不知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
甚禁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舊制京朝官實曆知縣三任入同
判同判實曆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
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兩任四考閏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
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中書引上審視若
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都堂審察其遺也國初奏為之
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為子弟須言

服祗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
竦為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 仁宗皇帝登寶位

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舉進士試大理評事
曾舉諸科試祕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願試入太廟齋郎
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為假承事郎今通仕郎出官迪功郎
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為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
郎惟宰執得登仕郎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
遵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
良就學所皆曰資善 五代諸侯跋扈法殺人王家得自殺其
奴僕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王建隆三年三月己巳詔群臣
斷大辟錄奏朱書裕律繼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

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王家猶黷奴僕之由以快其忿毒
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蓋重於賊人
肌膚也 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

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二年三月也令赦人自五月一日至八
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有所
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
往來輿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奴子
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
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首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
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
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相遺不得私用並

入公帑其後祖無澤坐以公私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厝州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谷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傳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軀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以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為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傳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以為父之師傳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如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傳保加之官豎其悖理尤甚矣 選人改京朝官憚於作縣多歷閑慢此折知縣資序熙寧十年

二月戊子詔選人唐勒改京朝官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 逃世禁寢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令判二考滿則赴 部注破格通判矣 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為任考第

未足咸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其齊喪太宗孝明皇帝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戶部少卿此師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遺尚存者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也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斬衰三年於義為稱三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為定制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群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太祖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僞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綠
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
齒矣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璵璠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
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為善林甫
小人嫉人為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敢報讎父死不
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仇所當報也
祖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姿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
遣之惜乎璵璠之不過聖明主也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子學既貴
乞以一官為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美談
不知又有先為脩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
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
仁縣太君李遵勗本名勗宗年之孫繼昌之子直宗朝尚長公主御
筆增為遵勗并為宗年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
四年二月神祖皇帝手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并同
父行蓋英宗久欲整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
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譽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亦
不及坐勘而聽其驀越幾於敷濫生事矣曾不思良之民患官府
知兇狼耳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脅把持為生與吏
囊橐親官府如私家肆行无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為其所困殊
不自覺善可嘆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得
驀越陳狀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念及此慮為良良害也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好持人短長為鄉里害者丹

犯徒三犯杖訖械送軍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廢幾妄訴者息矣舊制暮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試泊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暮制妨試奔湊京穀請自今卑幼暮服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暮喪多年高者卑幼暮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別坊試亦鮮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元宣江軍節度使久讓知太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高賢而不以藍糾正遺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今州縣義倉米始於仁宗時始集

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斗領於轉運使遇水旱賑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二斗收一斗然水旱賑給所賴為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為公家之物遇賑給靳惜特甚殊失原立法文意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通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門下省充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無之故真宗歎以

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

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畋力諫乃定以
太宗配令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叙遷至
員外郎者與外任其後多不願出惟求子孫恩澤遂以為例矣
宗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點並須擇
才候職事修舉方補始不賤與堂除知州蓋猶以士流之故優之也
新法既行增置宰屬而士流不復為堂官因是駁削舊制堂
後官外任止於通判不得為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
無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點五房許佩魚以示別也今雖非
士人選用皆佩之矣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龍舉爵者
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仁宗至和二年三
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龍衣封之美

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彩色裝花初無定
制仁宗特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前者梳至
一尺議者以為妖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
以角為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
絡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廢侈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
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
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今非獨示優
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
取旨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河南府學為京國子監置
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
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其祗京具體而徵矣

皇朝追褒先賢時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為神
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
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宗先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
為仁惠侯重節美我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寇冲虛觀
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高虛無之教也然仁宗因醫者之請
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例封也伯夷叔齊避千乘之國
豈求身後虛名莊例物外人何羨真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
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
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
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既候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

館館與貢院為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大夫也其後朝臣
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令也則曰優老元豐元年二月辛亥詔年
六十者聽注差宮觀以三月為任無得兩任其後不拘此令矣

元豐初詔檢正官檢詳官各以四員為額亦同都事錄事承旨
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員通掌諸房
權任甚重而所擢用者不同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
請不敢不從出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又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目
宰屬樞屬官為施富人不以為樂其人主親擢則又有跳出施富
之號頗特以自矜矣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自祐五
年高若納為樞密使罷政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詞罷

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苦訥故事也

淮南轉運使舊有三員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徙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廢江淮發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治無為軍矣

太廟齋郎後改為假將仕郎政和六年七月詔假版官行於衰亂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為通仕郎假承奉承務郎為登仕郎改舊通仕郎為從政郎舊仕仕郎為修職郎假將仕郎去假字見任合改人并帶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給告勅舊貼職止於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功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

閣直天章閣秘閣修撰集賢殿修撰凡九等中與以後又增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今判部判寺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加於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之蓋以流內詮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校院進奏院舊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為知苦六院不可復言判也詔悉改為監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名相犯

可改為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称呼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為廷康殿學士殿改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為階官宜也况其來自古初非創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遠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舊稱為寄祿官若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借奉侍禁奉職供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此豈披篋執銳馳驟弓馬者之所宜稱乎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陞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陞易之無乃輕襲名器之甚乎昔之起轉猶作九資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減四十五年為二十年矣祖宗多為武臣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

正郎員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副使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壞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 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權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秘書少監直龍圖閣除者滿二年取旨除修撰與外任職事修舉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郎才能為衆所推績效顯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績效而可冒君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銓部注擬常調許資歷歲月者之為也是時雖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歎假此令以扼異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

拔擢也豈不愚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
奏名次第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試士子多悅幸故也王充臣梁
適皆狀元及第以為譏已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遽從充臣
適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月郊祀赦文臣不限品數賜私
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也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
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
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
二年三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
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是降二等自國公而至
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三世或有疑襲封公爵惟三格先
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父子孫或初命卑官不

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 不行是不是詳考前代之制也
君子惜之 國朝自真宗時法令寢寬臣僚或以恩澤及
所轉官為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注超
越差遣自小官即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陳乞
叙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
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禁止不得陳乞 令縣邑門
樓自曰敕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
或有整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
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勅並裁勅書樓成 于籍受
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是敕書樓州縣皆有之今州
郡不聞有敕書樓矣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圖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特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輦占城三佛象國達靺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國初進奏官循五季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諸國既平天下一統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達京師多至百數混於皂隸不復處於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叙補五人迄今為例 种放有別業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林自釀林泉之景頗為幽勝真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畫圖以進六月己未召輔臣觀於龍圖閣再三褒美放父翊嘗為吏部令史出官為長安簿衣冠好學長以古道

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說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太宗朝屢召不起張齊賢為其節行可勵風俗真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為左司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山從祀東封拜工部郎終身不娶既卒朝廷錄其姪世雍為同學究出身 唐文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已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勅書餘不在改諱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慮耻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訴

秋早往收割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可聽之則難信
故 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内州縣
訴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為限自此遂為定制 國
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先位職伯至
命不則已蓋月日皆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
八月乙未詔曰諸處奉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啓倖門今後
如有員闕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人
得而指植之稍知所畏忌矣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庶事草創
但樞密院給牒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偽作牒乘驛謀反擒
捕伏誅六月戊午詔復制應乘驛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此制不
復講矣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樵葉燒灰染紫系以

為黝猷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
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襖者亟論之以為奇
褻之服寢不可長至和七年十一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
興以後駐蹕南方貴戚皆衣黝紫又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
敢以為衫袍者獨婦人以為衫襖爾

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
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
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
移試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捕決無容私矣易以宦官
不知始於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
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

祐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
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
燁陶天麟等未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
不從軍何也荅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 孝宗皇帝乞更舊
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施行進士皆願
從軍至紹熙庚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
光宗皇帝命武舉以八百員為額遇額方計奏補至元祐二年
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
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
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為任

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有湏次一兩
改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
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請請
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
官臨軒荅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
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復其位
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目前代所無天聖五
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尤第
同在朝今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真也九年三月癸丑詔
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
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能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護

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閱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賜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廷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拔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閱威以懲其罪息以卹其死施於死猶尔况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况無罪者乎仁祖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一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太宗政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年為限矣 西京學校舊為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

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有未之聞也往往以為說已不肯褻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釐以下知 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二月二分降差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監當有深音矣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裴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讎詔旌表其閭屈指 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簞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捷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令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裴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

久聚而不散者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之所能令者况貴賤殊途矣涼異趣又况雖守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蘇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不盛不衰者多矣天之祐裴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年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心靈臺郎直長局丞至各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此丞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

承平時温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支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脩棟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五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五季日尋干戈其餘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就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人不復以為耻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連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令水路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儀為同掌自此迄於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

畢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歆豔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子諸科二百子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裝演皆精緻至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五文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命分禁旅以戌之歲月寢久與州郡之兵

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郡永第九淮備廣州應授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廣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後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期稟給與將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一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入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使司增價至三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在三年仍進在京民間者毀扶諸路民間闕之一特爭拆價急甚至二十千

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
增價直別給公據以換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
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
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
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
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為停榻
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輿販有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
減價以求售也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
私房錢與於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詎蠲放仍每歲不過得三次是
時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慮及於細微
真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意皇祐三年

七月壬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
二年三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行蔡京范鏗張暉詳定於太學
初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十四百又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
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廱廢太
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檢治兩學辟廱別
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八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
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大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
河東陝西以捍御西北二虜師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
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楊廬江宣洪潭越福七路兼本
路軍馬鈴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為額

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畧京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致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為檢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將分為駐劄州郡之額闕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存改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度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點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并於殿試點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點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損增員數熙寧元年三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

元豐初詔改官人吾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二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縣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二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遂負放散教亦不增至熙紹初號為損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不自使然也 綱粟補官始以極飢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艱應募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五員自此入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官人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守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負教皇祐二年五月
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
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河南北廣
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
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
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贖私升幕職再任滿
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
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
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
改官也改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與以來一循前
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時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

始故有出堂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
武臣僚特選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蒙實惠至今仍之景
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奏進院依應
施行蓋臣子遠官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
官責人而後可此制一領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
多入遞者循舊制也國朝因唐制取書不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
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並王安石罷去詞賦惟有經義取書元祐元年
十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國初致仕以旌
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
謝泌言致仕官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效方可聽其納祿咸平
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姦賊犯者

不在此限夫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駐
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即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
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祕書省校書郎
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承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
孫若第姪一人降一等凡此者以利誘之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
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始分司給全
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輔朝堂
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
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二年三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
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
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

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堯法初行須受之後陳乞思澤病者尚不許
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思澤後又
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特
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日月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
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思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
使非降黜中身亡者聽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於
真宗之朝而詳密於

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聖訓丁寧至於
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
鮮矣

真宗以朝官主樞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

院於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癸丑詔也院成既詔陞朝官以上到
闕并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關封府差兵士隨真
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
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闕
門放見蓋閣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有人馬即至迺入院中雖不
可出入帝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
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逆旅者夫不侔景祐
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
知仕塗之難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
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

知州通判詔從之然唯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不在此例呂
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輸不以改制而
止也

說郭

九十六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郭卷九十七

金山志

方輿勝覽曰山在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因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山前三島號石牌稱郭墓按唐書韓滉傳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壬三千臨大江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是建中之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長編建炎四年夏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提兵駐揚子江金山以邀之虜衆數萬世忠戰士總八千兀朮約曰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艘泊金山下預命工鍛鉄爲長綆貫一大鈞此令戰世忠分海舟爲兩道每槌一綆則綆拽一舟而入虜不得渡以輕船絕江而道俘獲

敘傷者甚重周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鼈游寺登
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之在山大江環繞每風四起勢欲
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山島相傳爲郭璞墓大水
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諺云焦山之裏寺金山寺裏山

郡志曰鼈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云始晉建
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設水陸大會宋熙寧
中有進士楊諤者作金山水陸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
牌見存祥符菴經寺起於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覲上梁
文有曰東注一島中屹長江界吳楚之衝故踵梁陳之舊與
祥符菴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獻山菴詔道內直符藍
繼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五年又遣內

侍江德名就飾佛象給錢三百萬市木脩寺僧表求舊
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鼈游

有二塔曰薦慈宋丞相曾布元符末知樞密院事於舍山
建造報親遂請于廟賜額曰薦慈布有蓋塲七十頃在
建康至是授故相王安石捨田籓山例盡以施之末爲塔
下香燈資薦慈布廢淳熙初重建有臺曰妙高元祐初
主僧了元立東坡有詩

有室曰妙楞伽宋太子少保張道安自翰林學士出守滁
州一入瑯琊山巖院呼梯、梁得本一但發而視之乃楞伽
經也恍然覽其前身蓋知巖僧也寫伽經未終化道安讀
書殘軸筆頭蹟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

部安道以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錢板印施於江淮間
軾曰此經在它人猶爲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
無窮之福金山禿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盡書而
刻之別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
錢塘求善鏤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寫
經處扁曰楞伽室

有四堂一曰浮金宋徐元周邀東坡同遊二曰雄雖乾道初准
東路總管洪适取李宗詩中語揭之三日王鑑翰林學
士蘇紳詩有僧依王鑑光中住人向跨金鰲背上行之句取
以揭之四曰水陸延祐間西建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
撰碑有四閣一曰化城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曰

無邊三曰金鰲四曰奎文高宗幸建康孝宗以元子扈從
道由金山賦詩有云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二伯州郡宇
方茲刻石于閣下有記

有六亭一曰留雲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瀾室祐四年主
僧永茂重建五曰烟雨奇觀六曰江山一覽淳祐十一年理宗
御書大字賜臣趙葵遂於無邊閣西創菴揭之

遼東志畧

遼東地方數千里東踰鴨綠而控朝鮮西接山海而抵
大寧南跨溟渤而連青冀北越遼水而抄漢又身北至
奴兒干涉海有古列迷諸夷之地咸屬統內稽古州郡有
沿有革或合或分名號不一難以槩戴若不備之於註則

始末奚詳今以歷代統屬提其要而以事實繫於下
繼之一曰遼在九州之東故曰遼東

一曰遼陽水北曰陽遼宋西之地其南背遼故曰遼一曰襄
平遼東地所理漢之城名下之何所取義郡名襄下者
以城之而得名也漢初有襄平侯統通矯制納周納于
地軍討平諸呂

遼東西

以在遼水之西故曰遼西上谷漁陽大寧迤東皆古遼
西地

樂浪

漢武元狩中開具城置郡本朝鮮地箕子所封高麗所

都之平壤城即漢之至險城樂浪之所理也

玄菟

古朝鮮地漢武置郡去幽州東北三千里明帝玄菟城

真番

東夷國名應郡曰玄菟郡本鎮番國漢武置郡

臨屯

漢武元狩中置郡

帶方

古帶方國漢水未曾操置郡在遼東之東屬平州括地
志云帶方故城在樂浪界

夷國

肅慎氏

史記虞舜本記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五百里此與沃沮相接自周武王至魏高貴鄉公東晉元帝及不季龜時背貢柁矣石罽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鉄取以爲饌即石罽

靺鞨

括地志云肅慎氏即今靺鞨渤海海靺鞨沈括曰黑山在太幕之地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于奉使寧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水出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因名黑水靺鞨其渤海居扶餘城焉柯保機所滅改東丹國

勿吉

本肅慎氏之國後魏以後名勿吉

挹婁

東夷種名古肅慎氏國也在扶餘東北即魏時挹婁國

朝鮮

周初封箕子於朝鮮餘見高麗註

高麗

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許魯都平壤城即朝鮮國王險城也本扶餘別種平壤亦名長安有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綠水入喜學至窮理亦務勉

新羅

居漢樂浪北在北濟東南魏晉以後分王三朝之地

百濟

馬韓之屬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人信立國於帶方故地遂為東夷強國祐以百家濟海因號為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海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

高勿麗

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扶餘王嘗得河北伯女閉於日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娠生一卵置暖處有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倍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夫斃甚多扶餘人欲殺之朱蒙走訖統骨城居之號曰高勿驪因以高為氏

夫餘

地名在長安城北本高麗國王子名東明者王欲殺之走度施掩水因部扶餘故以為號在高麗北地婁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葬用玉匣

東胡

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桓帝服處因東胡乃烏桓之先其後為鮮卑國在匈奴東故號其東胡

烏桓

與鮮卑皆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東破胡餘衆散保烏桓鮮卑二山因以為族

鮮卑

國在遼東後有居遼水西者餘見烏桓注

渤海

本粟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南北皆新羅東窮海西初為
渤海郡唐宗應初為渤海國北有五經十五府六十二州東
東京曰奄原府南京曰鴨綠府去長城八千里

沃沮

東夷國在高麗馬太山之東

辰國

古有三韓國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此其一也在朝鮮真番之
東濊貊之南

濊貊

東夷國名三韓之朝屬與高麗同種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
之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皆以歲為氏

北貉

北方貉種昂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北鮮東東窮大海

契丹

東胡種居西樓在潢奄北得鮮卑故地或以鮮卑遺種至元
魏時自號契丹五代末稱大陽契丹志其地有二水一曰北也
里沒華言黃河源出中京西馬益山東北流一曰烏羅箇沒
里華言黃河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至木葉山與
土河另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西下一婦人乘
小車浮黃河而下遇於水葉顧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

女真

本完顏氏始居按出水虎於是國號大金至阿骨打始大按

出虎華言金也有金線河在今上京會寧府女真種類不以不間原以南為熟女真宋以前曰生女真元祖名帖木真因改真為直

孤竹國

在平州濱東海地志孤竹國城在遼西今文縣

白雲奚雲

音習

奚本號庫莫乎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為匈奴所破竄居庫莫之東與突厥同倍魏書達奚薄奚吐奚四民皆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末居陰涼州在幽州西南即白雲藥也鉄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強奚乃舉部族屬於雲有東西奚

稽古定制

唐制

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過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門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奉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瓦斂乳梁裴飯其祖父宅舍門廡子孫雖盡聽依舊居住其王公以下及庶人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庶人所造房屋不得過三門四架不得輒施裝飾

宋制

稽古

一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板諸州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祖父門舍有子孫許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邑文采而飾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屋舍許五架門一門兩厦而已

一凡屋舍非邸殿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閤闌入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官室寺觀毋得彩畫棟宇及朱黝漆梁柱廳牖雕鏤柱礎

一太祖詔自今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日具官舍有無破損及增脩文帳以次交付其幙職州縣官得替日具曾脩葺及創造屋宇曆子方許給由如損壞不完者殿一選

一承平時在京官多無廨宇外任官有廨舍而新舊交承不容他官居占今後職事官並以見占屋宇為廨舍更不知和易

勸善錄

唐廬陵太守龐參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捫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常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尽去有頃復来形骸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未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機從之出去久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復峙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之曲直惟肖賄賂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胡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憐詣寺問犬之聞家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語曰陳錄事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腰下垂一物若便袋狀內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開州吏徐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五三日後當生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阜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詢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元江州田文英稟信毒霍婢僕有過則捶其脛骨痛冊行臂至元乙亥北兵入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推脛之報

宋虔道季以久病黜告保命真君曰虔道季身處陽官貴處不能順天用法憤懣慢信心刑不同身火爰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自己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里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力子猶在心上人皆謂役鬼過若鬼殺之也宋朱劬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真拜章伏待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劬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劬

私為親密者道水踰三年而敗

漢河間王病瘵醫莫能治有老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莖雲母賣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借曰王病乃六世所殃非今世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借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上下

宋景公二十七年史感守心宋之分理景公夏之司星子常日可移於相曰相吾股股自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飢民苦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三言言災感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在位六十四年

宋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溢惡甚至破婚姻隔人眷屬以此脫得惡疾齟齬而死

陳司敗馬申能侯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畫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譖言之效鳥羽旒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譖說如是使鳥多力必能殺身不但於啄其口人也

宋峨眉會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見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如蜂蠅去頃府人云王湘欲感應篇貞藥者耳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夷堅志

洪景廬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祿邸既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實以明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未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六年六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蔡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於故處物色之至蔡邨見其榜郎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先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牌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國所願林不受自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致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戕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西嚮少年者呼他檢為曰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渠已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尔少年曰若意不可回乎朱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時以去少頃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背有伴吏舉簿寬東拌拌重壓至地、馬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日向因固云不可檢矣果尔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頃吏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經牌去忽而此隅微月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拌出曰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懂如筋大吏持下真而拌、亦厭也而東拌高舉大風颯起倦其紙蔽大如鳥

鳶亂飛無一存者四十起相賀命度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遠
干求四十平坐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
心善者惡輕心惡者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衛謝
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具工修三岩
橋君魯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魯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
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類多猶不失入座免之遂
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定州海縣人蔣員外者
輕財重義問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心隨其價買之
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奉以還不取錢已而久賣既買
又還至有數畧嘗泛海欲趨邵偶舵樓便旋風爲迴風

所繫遂溺水舟人稅其本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逢見
一人舟、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弱
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
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可員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
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活人不可勝計
復夢前人來持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
呼盧鳴六件五既覺姑記之續紹興壬子以弟六人登科用外
申恩如弟五人得取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將夢已先定也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
事捕獲強盜盜兩種合有五十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

叅告自郡守求令內盜為一冀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日尉欲嘗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令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成郡守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弟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可無保虞但不轉正即已而殿庭上主者問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登既出見二直待使各稅一錦緞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歲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張文規字正夫均州高安人以持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犀盜散走獨張五非抗不去追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及以被劫告於縣縣令吳龜切盡取達圭以下土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度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因辭不實一問得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臂而已圭運二人乃無罪時元佑七年也吳龜許不行圭心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京扶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技不判奏但以舉者廷撫州臨以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躰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五月癸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運差人搬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之

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得與俱往登州頃間已至英入城井市邑人物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候取公案湏臾而至問何等文書吳選解胡達案也吾念選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燕巖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司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一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數百皆報斧鉞果有持水至同行皆飲吾辭以不喝又易茶以未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服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殿宇棧觀金碧相照數殿上畫簾皆不敢仰觀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

吾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梓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與選事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不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尔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州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令入官而今用舉者脩自耳王曰豈有舉人二人而處丞得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竟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之知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切少延壽數即問殿上索簿俄有吏抗声云已蒙王判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選荷技於簾下而珠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北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下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示紙

尾有添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虜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此事也道適在任所聞子應對王甚善夫上帝好生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文又云好生之德冷於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徒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郡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吾平生聞濮州大種果有之乎更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記吏舉令退又前白曰通判蒙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生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循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廟下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門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詭譎忠良毀善類不分貴賤及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

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尊尊冥祀尚也凡人冤鬼皆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一女子年七十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敬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敬將來一解保舉官人吾默恩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夫規與罪人同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志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耒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吳守方希覺者提舉奏江西嘗年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奏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徃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

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得與俱往登州頃問已至英入城井市邑人物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候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吳選解胡達案也吾念選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燕巖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司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嘗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百皆報斧鉞果有持水至同行皆飲吾辭以不喝又易茶以未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服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殿宇棧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觀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

吾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掉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選事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不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尔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歸州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令入官而今用舉者脩自耳王曰豈有舉人二人而處丞得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竟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之知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切少延壽數即間殿上索簿俄有吏抗声云已蒙王判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選荷技於簾下而珠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北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下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示紙

尾有添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此事也道適在任所聞子應對王甚善夫上帝好生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文又云好生之德冷於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邢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吾平生聞濮州大種果有之乎更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記吏舉令退又前白曰通判蒙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生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循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廟下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門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誑譖忠良毀善類不分貴賤及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

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尊尊冥祀尚也凡人冤鬼皆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一女子年七十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敬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敬將未一解保舉官人吾默恩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夫規與罪人同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志司就更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未報万提舉已死追至此乃吳守方希覺者提舉於江西嘗年猶意其在夷時不保奏鞫獄事奏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徃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

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
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松傳之脫肉生許朝敬者臨
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飲僧
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積爽已逝
也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騰在徽郡守禮量將罷之許
今守其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整務乃悟女子所謂舉及王
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大所明年文
規以通直郎到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相衣來云向增壽一
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
絞刑又添半文規悟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
以處死定當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去偶事在赦赦前又王氏已

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
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
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息夢歲終年為半紀云

神僧傳

九卷

謂詞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靈云守城
郎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大康九年
暫至洛陽時病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晉惠
帝元封元年乃西入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
為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破室西右壁、消沒指既拔
足水從中出清香其美四時不絕未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
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因法閣維之焚燎畧日而屍猶坐火中

永不灰炆乃移還石室內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竺竹通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遠敗壞佛菴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郎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與念為莫康粥掃除澆灌至六日病者少困法痢如泉朗等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寮往視之容色若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辛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怨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見世得願因而南

之法朗後役還山中之大法師道倍崇之

曇邕姓楊氏閩中人少仕衛偽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監南冠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後事遠公後又於中之西南宮立弟子與弟子曇果登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成果曰家師在此可住能受少時覓見一人看單衣於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成果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設法授械神颺以外國也七筮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隔三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登師者止匡庐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載

遠迹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成登日白日喧禱心多散亂當於
清夜受之至夜正設成相三歸依時師即不語光便之口吻放光明
徧照大衆見光明競拜喧鬧師即不語光便收殿師云本欲收
成那得見光喧闕光現但是受成祥瑞未得是成正緣今更從
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闕因而且止明日再
未師即辭別歸山所玩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
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忽然超化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任上黨元寺奏成貞確禪懺為業後
遇國賊王宝貞抱持經像隱於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
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髯鬚具好衣服乘白馬朱琮自山頂來
徑自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

餘物盜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未依投
擅越今有賊未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
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隅
欲劫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未告山下諸村曰
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及各言器仗入山拒繫賊便敬
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釋僧居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弟室
孤在海中上有石孟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僊所
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石孟隔一小澗常以水為梁由之汲水
年至二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郡將舉錫撥之恐有
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

鴨翅驗此以爲報也

香閣梨者莫測其未止益州青城山寺時偕每至三月三日必
往出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
香令人穿坑方丈許日壇越等嘗自飲噉未嘗與香今日
須食一頓諸人爭忽奉穀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日
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出口中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中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鮓
鵝鴨游泳交错衆咸駭焉嗟哲言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
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於寺弟子營墓將殯
惟棺大輕及開上見几杖而已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

宮中鬼恠魅諸絲女或哭或歌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
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進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
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
空在地恠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
身則可自變萬種止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
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尔安靜公曰天祥之心惟思
盡忠宋朝而已餘所非願也世祖知不可屈麾之使退意欲
舍人明日表求丁謂世祖曰文丞相英才偉畧古今罕見曩者開
督府於汀州籌畧虜令本衛將帥皆不可及苟釋之使去彼必
遁回江南號召天下爲國家大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絕禍根
世祖可其奏詔有司殺之公出獄且行且歌其歌曰

昔年儼狁侵荆吳恃其戎馬盜屠攻忠臣國士有何辜
舉家骨肉連芟鋤我宋堂堂大典謨可憐零落蒙塵污
二君之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沉泥沙齊民
盡燬胡版齒我為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尚竭心罄
志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強胡宗廟不輔
丹心孤英雄喪敗氣莫蘇痛哀故主双聃枯今朝北地求
元顛菟直上九天衢神光的赫金烏遺骸不惜棄草蕪
誰人酬奠致青藜仰天長恨伸嗚呼

公至柴市意氣陽陽顏色自若觀者萬餘人公問市人曰孰
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即向南再拜曰我宋烈聖在天之靈願俾天
祥蚤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勦北虜以伸今日之恨乃索紙筆書云律云

昔年單軻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王天地不容興社稷邦無
主失忠良神歸崧岳風雷變氣吐烟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
是塵沙黯淡路茫茫衣冠七載混毡裘顛顛形容似楚囚龍馭
兩宮崖嶺月籠獸萬灶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
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書畢擲筆於地謂
監刑者曰五事已畢心無怍矣南向端坐待命觀者無不流
涕俄有詔止之公已死矣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
門晝閉南士畜燕者無不悲悼或以酒肴酹奠明日世祖臨
朝撫髀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為吾用一時輕信人言殺
誠可惜也數日殿陽夫人收其尸面顏如生觀者撫髀嘆異
是後連日陰晦若夫白晝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

奠炬前遵世祖大以為異如此半月適名山張真人未
朝世祖召入禁庭問其陰悔之由真人對曰此由階下殺
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烈之志感通天地貫徹幽明及
其將死不勝憤恨故其忠忿之氣厄塞天壤間蟠鬱不散
以致日色無光陰霾昏暗世祖嘆曰吾亦悔殺此人至今傷
悼竦臍無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謚後爵庶可解其幽明
之恨乃勅省元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書其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
祀之仍勅南北文武官員皆預於祭丞相字羅初行奠
禮忽然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捲其神主於
霄雲空中隱隱雷鳴如恨怒之聲天色愈暗衆皆駭愕

莫知所措真人謂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乎宋室周首
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
志故其靈魂震怒作此暴風天地益為昏晦可急易之李
羅等從其言改書在宋之舊官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祭
畢天果霽舉城之人咸曰文丞相猶不受贈謚矧生而肯臣
乎初有十義士收殮公於都城外具牲醴將奠之

說郭卷九十七

說郭卷九十八

古今注

三卷

馬編

宮謂之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寔而兩名

莫知所措真人謂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乎宋室周首
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
志故其靈魂震怒作此暴風天地益為昏晦可急易之乎
羅莘從其言改書在宋之舊官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祭
畢天果霽舉城之人咸曰文丞相猶不受贈謚矧生而肯臣
乎初有十義士收殮公於都城外具牲醴將奠之

說郭卷九十七

說郭卷九十八

古今注

三卷

馬編

宮謂之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寔而兩名

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伍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幟咸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關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
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
故謂之闕其上卅望其下背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
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
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曰臺故
謂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
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為胡人所患秦所築地土
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也

長安御溝

謂之揚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日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
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集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壇

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壇境也畫界首於二封之間又為
壝埒以畫界分城也

闔閭

闔者市墻也閭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果愚屏

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未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對之事也孰之者言孰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也果愚復思也漢西京果愚舍枝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芳鬚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

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城帝廟

頤城廟有三玉鼎二真金爐槐樹悉為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推問曰堯設誹謗木何也荅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之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

方徽

徽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

方徽也赤故稱丹徽焉

関塞

関者長安之関門也函谷関潼関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鍍作瑞應碁一百二十種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魏舸為赤龍小船為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

有問余者余告之曰漢高為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宝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恆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恆以表方面也

吳大帝宝刀

吳大帝有宝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為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後漢桓建舊說云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使者迷其歸路周公賜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蒼年高至其國使大夫窶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轆皆以鐵還至鐵亦消盡以馮中車氏攻而載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尚方故事漢未喪亂其法中絕馮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馮先生之遺法也

金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日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挑方蒂失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挑方荆矢以除其灾所謂辟惡也

訖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訖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馬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鍾尚方故事有作車法街鼓

舊唐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焉周請置六街鼓魏之曰鼗、二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興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的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采輿用謂曰輶輶蓋有軍號者錫其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楚車有翟即緝雉羽為扇翟以翳風塵也漢朝采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未以為常惟諸王皆得用之

彰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授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采輿不得用之也

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言秦制出警言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言入蹕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為行節也

日服

牛停問曰者繁路何也答曰假王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

云充冕垂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所以閉聰尚書云日月
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散綺繡以五彩彰
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衮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鉄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為乘輿
之飾也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晉以為成太
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威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
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
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

公主建錙

秦改鐵作皇制也一本云錙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
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鳧幡朱雀幡玄
武幡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
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
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公卿討晉文王自乘黃
龍幡以麾是今吾朝惟用白虎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
騰輕疾也一日以鴻鴈燕駢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像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唯乘
輿行建焉

馬前方箭

西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道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以來則用角方箭設而不用焉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狸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惟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碧油

籠之歿而不用側倒唯之漢蘇武使單于不并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羶臬節食雪卧節旄落還漢仗節而回旄落尺也

軍容抹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千餘人中服全甲及不被甲者以紅絹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箭從乃是海神未朝也云風伯雨師自此為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未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擗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為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敵方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轡韉三伏首抹額紅謂之奪韉三伏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為之退舍戈由受也戟以木為之後世刻為無復典刑亦油韜之亦謂之迪戟亦謂之祭戟王公已下通用以為前駟唐五品已上皆施祭戟於門

予受

予亦楛也受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受為王前駟其器也以木為之

刀劍

河嶺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仁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服吳大帝有宝三見上注中吳大帝有宝劍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府庫大焚有智伯頭孔子獲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為火焚之唯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門常有紫色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煥為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屈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躡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為龍也雷煥卒子亦

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化為龍矣高祖斬白蛇劍見上注中

枷棒

易曰荷校滅耳凶礼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暑去囚火枷杻决断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告天下衣冠遇疾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寔地吼四曰着即巨棒號即臣五曰失魂鬼六曰寔同反七曰反是寔八曰死猶愁九曰未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助尾偷見即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苦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亦謂之金吾金吾亦棒也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輻一曰形似幅故曰車輻魏曹操為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梅旃

旌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旃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旗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旒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采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曰，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非劾奏曰文明，故用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右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冠進賢冠，古綏貌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遺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鑿輅

鑿者，所謂和鑿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也。鑿輅，衡上金爵者，朱鳥也。銜鈴，謂之鑿，所謂和鑿者也。前有鳥，故謂之鳥口銜鈴，故謂之鳥，或謂為鑿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載青旗，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騮，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旂，衣

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鑿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則剛勁也蟬者清靈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文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灶四直一伯故云戶伯亦曰大伯以為一灶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常弁令戶伯服赤纁鑣衣常誅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賊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臨策殿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皆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

之特以天陣也吳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
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馮上第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臣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
妨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衛將
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
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
散官員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於今不易其制又符中馬周
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未以為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以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

以銅為鑄以革為鞮其品以上用銀為鑄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
為鑄服白向下穗垂頭而取順合呼櫛尾漢中興每以端午
賜百僚烏犀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獅子鑄腰帶以助
將軍之勇高祖真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
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制短鞞
黃皮閑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鞞以殺之加之以氈及條得着
入殿首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真觀三年

安西園進緋常短鞞靴詔內待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
宮人錦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笏忘之心礼云天子以圭諸侯
以球大夫以魚頰一品至五品以象為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為之礼
云端畢紳縉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擊逆臣朱泚
不忠反遭其禍

履舄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自有不
假借者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者皆以木置履下乾
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礼云解履不敢
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
閻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

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
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別人之足微諫之也

厨人襍衣

厨人襍衣厨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襍衣
前漢董偃綠幘青袴加襍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伺風鳥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為恒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位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
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亦縹緝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
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二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對君服紫綬
九鄉中二千石綠青綬三采青白紅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
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緝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
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
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緝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
青綬已上皆長二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縫者古佩褻
佩綬相迎受故曰縫紫綬已上綬之間施玉環玦自黑
綬已下縫皆長三丈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

方馬一絲四絲爲一丈五尺爲一首五成一丈又采淳爲一圭
皆廣一尺六寸

折獄龜鑑

宋祁克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
門外車廂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墻
出僧不寐適見此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
此事疑我執詣縣矣目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甃中井而踰
墻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
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殺尸
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
云前生此人命無可言者面問之乃以實對於是遣吏訪某

賊食於村店有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事如何
吏緝之曰昨日已嘗死於市矣姬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
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已姬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
此村年少某甲所殺也吏問某人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往獲并
捕僧始得釋錢治屯田為潮州海陽令郡之大姓某氏火迹
其來自某家吏捕之某家疑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
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狀足驗之疑異仇像物因率
吏入仇家取狀尼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道某縣
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昌
二子漁於海而亡娼某氏為仇告縣捕吏賊皆難之
曰海有風波安不木死乎雖果於仇所殺若不得尸則於不

法可理高獨謂娼邑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其仇家得
其迹與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
潮浮二尸至臨二人皆殺也乃捕仇家仗法高端門殿學士棄
之弟也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
乃自礮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便推濟引問四給此
食而盜以左手舉也竊因語之曰他人行兩則上重下輕
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煥郎中
知衡州時楊氏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仇一人指為盜煥
察而疑之問所從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
某人以猷澳曰弓手見血衣草當自取之為功尚可呼它人此
必為姦之而服他人曰果得真盜梁適丞相當為審刑

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咒人有死者
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為疑適人以兩尚或可拒今以詛
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相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
妻子于連十一人亮一切從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
盡輸之節顏大卿知擢州有豪姓里甲者結客數十
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所死開數年為鄉人患
莫敢發之顏至大索其黨赦當免時甲流海上餘悉籍
于軍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儋年命日客罷
以疾告是夜暴卒蓋世妄與小隸為姦也純仁知其

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
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鮮如漆有司訊因言實姦斃哉在地幾
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情命再刻之乃因客散醉
歸官貝毒酒杯中而殺之此蓋罪也以殺儋年不若曾斃而於坐
客所并且其役也數尚多欲為它日譏異死之計尔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
晨起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未就汝屋具陳其由張氏子驚
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辯之父曰業對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
能養以與張氏與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之曰
歲久矣不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與藥去冊後
因懷中取以冊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

問張氏子尔年幾何曰三十六尔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敬為骸服罪歐陽祥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氏爭舟相歐死獄久不決祥出囚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說還于獄獨留者也動祥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七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矣囚泣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程顥察院為京兆府廓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察地中藏錢兄許曰父所藏也今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辯耳問兄之子曰尔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尔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

服今大奇之彭思永侍郎為益州路轉運司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父子貿易多置衣帶巾而盜於衣甲間挾刀伺便微取之至十百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畫疏其其黨悉黜隸諸軍盜以衰息

張詠尚書治江寧府有僧陳傑出憑詠據案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即官聚廳不暇其故詠乃召問僧幾年對曰七年又曰有何故頷上繫中痕郎惶怖服罪昔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戒牒自披剃為僧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開推先歐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歐者非折跌支躄皆貸人於是聞者為息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永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

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常在吏矣源至立
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
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穿輒曰我不知為此乃其吏教我
所為也悉捕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周沆侍郎
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欵錢民多溢鑄
吏以沒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命高估錢價
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運時而盜七人皆當死問擬其有
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其始受其備庸而中道被脅
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九百餘
人捕者欲邀功取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案事止誅首謀
數人餘息全活之

王廷禧朝議初於岳州沅江令歲飢盜親獲十餘人皆應
死法得廷官廷禧歎曰是皆良民穷而為盜令既無以業
之又利其以為已功亦可忽哉論被盜者悉赦其贓盜得
不死廷禧王黃州孫也

樂善錄

一卷

李昌齡字伯崇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樵慕因按逃亡時飢而流散者數千家
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夕次
蒙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祿衣童子遺公曰上帝
喜汝有愛民心故以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

物賞善如此之速

陳公洎為開封公曹時 章憲太后歸朝族人杖殺一步
年卒公當驗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
正死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惧罪而驗不以實乎尔曹
但勿預吾當咎乃手自為實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
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人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
之既而太原右其卒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陞官
臺省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一時聞人
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尽意於此而致死者寃不
得伸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陰除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
贄悉令畝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
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循偽之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惟江南福建猶舊額
蓋當時無則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除右司諫終於京東
轉運使有五子皋准覃鞏罕准之子珪之子為宰相其
它亦多显者豈非惠民之報與

王清化修西太一官有古塚在其地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
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卑平夷塚墓以
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

之鋪翁云官員推乃未修俟其至後何問也有頃其人果來
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願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之約二三
里度力不可及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
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為出
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曰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三或數四或十
余四十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
子曰此物置之不正門蹙之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
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至卿相下至
乞馬皆可以行惟在手常久而後有異僧見繁在
爭土塊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
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禱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受持簿者
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以小官排至宰相
仍有以殊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受財不義陽間
取此一頃故此間勾此一頃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間
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臨南海郡嘗見太守見配至
崖州人例至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先投到者於海中乃奏
白於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
海是後殺之若不量移先到者入內比以彰朝廷寬人
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
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
以我活人之功賜我臣男子後果至五子皆登第豈非仁

人之言其利溥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暑苦於貧窮計問於得道者曰吞云如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甚行後復見得道者問曰其故吞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曰是知衣食有地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光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常留意於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祿衣愧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昔太學生二子同年月日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還若違廢彼此得知災福二人受鄂州教授一人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相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有靈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以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人之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俱修省而然耶

皇朝類苑

二十六卷

江少虞

李相簡穆公沅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執罷聊以此報國尔令國家防制纖悉密若殿脂苟畢狗所陳十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曾為相方正特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為大臣報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戶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臣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運使薛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弊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言聖體康復思見報政坐便殿從臣宰相皆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走既上書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之未何也曰陛下不

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深得輔臣之体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峽西

鉄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鉄錢買物者未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纈帛數百疋使賣之自納其直尽以鉄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鉄錢不廢市肆復也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祠遂兩立廷下若聽命然須兩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中貢皇特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以紓天下土木之勞

曹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未嘗妄斬人嘗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

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
自存無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橫浦語錄

二卷

張九成

趙清憲師蜀乃以一琴鶴也自隨想其情致可知及師蜀
縱鶴放歸想又一此為累矣自是渠清入妙處有士大
夫見過云近日士官習氣可惡上下想象只箇箇免全無
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為之奈何先生曰精金
百鍊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不自知特無剛傷
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布行人雖以我異已
道理然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一士夫已改官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

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為人宛轉且據公出仕可言者然後
某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主曰是公合佐的事又問其入
仕幾時及見其貧縷細以為問皆一二言其所得若干老
幼若干日用若干語理甚真知其為廉勤之士曰如此當
為公說然自此後不可失故女又不可舉此常為話柄其
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或問法未嘗不
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法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者往
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
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字令、惟務事辨往往有所不恤故人
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政者動多拘礙不敢

容易不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皆法一旦事敗者則又
處之幸此當如何生先日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事只得守
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
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鮮不敗也非時在
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幸不幸或問孔
孟一聖一賢轍轅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處
進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敢苟也必於義焉則終身
為榮雖後世亦榮之亦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
之如柳子厚則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
不用雖悔無益一則為武儒衡以青蠅見譏書之史冊
後人無不為之愧悻想其在當時其心意何以心處李栖

筠坑元載不得相李鄴因吐突承瓘得相而不願受至
今猶欽重其人大抵穷達貴賤皆有分定切不可謬用其
心以自取千世笑端

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功成躁急急則先自怨不
暇何沿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將害人
招已自害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奸擿伏使奸宄無
錯後人少有能縫者大抵挾術用數以此為治如何曰豈
君子所為揣摩吾心使明白無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於
中庭凡物至前短長大小妍醜肥瘠一自見鏡何心哉物
至則應不必求以應物

說郛卷第九十八

說郛卷第九十九

鼠璞一卷

載填姚源人

江有汜序有媵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
引婚禮注古者文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
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
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
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邲與執虞公
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以析父皆嘗為媵初不言謀國之
女為謀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為異姓則否不過謂



說郛卷第九十八

說郛卷第九十九

鼠璞一卷

載填姚源人

江有汜序有媵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
引婚禮注古者文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
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
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
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邲與執虞公
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以析父皆嘗為媵初不言謀國之
女為謀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為異姓則否不過謂





同姓至親可謂媵送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秋書齊人
未媵與衛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曾為
弱國為齊晉所凌猶恐不肖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
為魯女從妾乎古有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
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未迎魚鱗鱗兮媵
子梅庵注媵送也波迎魚未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
騰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作媵而亦訓為送以此
謂媵為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達于將之釋曰謂從
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郎不指為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
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曾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
仲舒以發娶於楚而媵之立為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



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妄勝紛然矣

呼父為爹

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日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未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為爹字同音異亦隨土声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羗呼父徒可勿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父者切注吳人呼父爹以虔切注俗為父声音大率相似陌回訖以父為爹亦此類

篙師

海壖呼篙師為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声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長蓋推

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室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叁長月節鎮因成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孟春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者愨靜事無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虞



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註閱面摯即今之註閱字晉
禮義志有換懷歌即今之懷懷字衛恒說字勢日或
黝黠黠狀似連珠即今黝黠字王沉釋時論日臭黠
氣而刺天成公緩蕭賦日旬磕勞曹即今之黠氣曹字
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為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畧同皆有二出漢書
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矢歸時外傳
熊渠子夜見虎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
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
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擲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

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三事於人名
俱不合未知孰為是

探花郎

據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平年最少為探花郎本
朝胡旦榜馮極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
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為探花是
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弄魁
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其集選年三人為探花使賦詩
熙寧余中為狀元乞罷宴席花以厚俗欲從之因此詔曰
為第三人

餽餽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餽餽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
從實不載故事事物記原並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
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盤餽餽及見
果然酉陽雜俎云令衣冠家有蕭家餽餽漉去湯肥可
以淪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餽
餽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
何耶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
膏人以本氣質之自然詩曰遠蔭口柔也不能俯藏施
面柔也不能仰夸毗性柔也早屈以柔順人夫苟賦以此質

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東蔓萬似似萃辛
橋喬隨隋止千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邾兒邾曾邾
召邾章邾皆亦有分焉二姓微有添減則非邑去邑
從邾去邑添邾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
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香藥卓

坡公與張質夫帖云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為番商坐賈
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以紹
聖元年抵五年羊荼為師廣通船出香藥時好事者

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為盛禮私家亦用之俸備不可不謹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皆題姓名僧道士度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轍有此會猶今北進錢塘列於浙江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窮言顯窮廬之來使乎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警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鄒堂巍然受諸

相之拜而不辭决無此理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為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桂實食於玉薪貴於桂竭者難見如鬼玉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王儉紅蓮

庾果之為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繹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限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而無遭曹司杜甫諸公衮衮登臺者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及以登臺者為進用蓋言諸公日起苟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為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園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中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中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中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卷日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効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中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

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中箱之藏也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存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技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校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惟可為對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任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周昌相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

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
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
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
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秘省殿名何耶

艾子

世傳艾子為坡仙所作為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
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蝻蜂詢其
族類忠懿命自蝻蜂至蟹九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
一代不如一代也

倚門

俗說毋之望子曰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
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未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
不還吾倚望汝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
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
出不還為俗忌耶

談錄

一卷

丁晉公謂之

真宗在儲貳特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
大星落於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愕俱時召司天
監明天文者詢之云亦千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
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

真宗即位有慧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宗

太宗之德

業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人憂懼慧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尺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主西軍和觥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觥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真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之云郊野位文動必是郊野中五彩生氣物見於皇城内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無他必主

晉公嘗云居帝王為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乎行事歸切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真宗方讀案逢回問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

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軍覆轍每奏事競惧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

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富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待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碟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

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
日限若百日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
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州決脊杖
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呼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
奏取進止傳宣云湏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
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祿綿昌豈不猶祖宗
積德之所及乎太宗即位後未數年應為朱邸帝牽隴
僕馭者位皆至節帥人皆嘆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
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

名品皆尽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
使然耳 太宗即位未在全居兗州地分全為天奴僕官
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常見掌武
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未弔朱紫盈門唯徐左
省鉉獨携一床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方入相弔以此
知士大夫朝服臨衰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
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
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
私忌日着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
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居近列歲感寒入奉

朝請即未常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
每覲待漏院前灯火人物賣肝夾粉粥未往喧雜即皺
眉惡之曰真固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
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鷄豕魚鱉果實蔬茹皆可借矣
盖沽酒市脯不食尔其敦尚儒素也如此晋公被謫之
初亦掩房一日馮侍中極薨皆大守房王相公欽若薨皆大
拂着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特歸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
之欲潜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
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後韓王不復敢言杜鎬尚書鴻
博之士也因着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

編閱群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慎寬之詔出毛詩哀恤
之義也慎傳駕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
甲兵隨駕只恐粮草不備時晋公為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
封粮草得備否晋公曰有備 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晋公曰
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
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
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
真宗甚善又問只與二升米亦須與他啖麵食者晋公曰
今未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
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

軍必恐有公用錢州郡及應文武臣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蒸餽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餽數目申奏待憑進呈破以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餽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使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過本州縣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沆雨非次支賜鞋襪錢動要五千萬貫如何備晉對曰臣亦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過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

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

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畧無闕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鄉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日朕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過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未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

之甚喜祢加眷遇首台掌武聞之蓋多其奏議忽一日真宗聞之問馮極如何晉公奏曰馮極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極屢未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未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

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以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與大藩了當普有臣僚保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子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真宗笑曰元未將此以為六重士大夫不可爭知名競進敢有其缺行玷平生之從跡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係舉之太祖怒而問曰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與張澹是吉父自此玄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答寇公為參政日素與馮極不協極以不合上章乞立

儲式太祖怒降受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太彭
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注二人俱授屯田員外郎
上各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極授虞部憑遂上章訟中書
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攢
檀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曉注
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一生常追悔不訟疏於寇亦
如陳佐丞恕之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內朝易之訟
馮侍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侍皆
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
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閣皆侍立焉尚書夫

人先止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案授遂再娶孔縣令
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
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室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叅政問
政則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礼如此尚書周世
宗時為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恐
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
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幃間覘見

太祖祕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
曰聖上祕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
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看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
僚皆罷命韓王晉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宗悔其倉遽

良久日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
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 太祖於是甚悅又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最贍亦可企及有集一百
卷得常楊之躰又撰釋門故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大周
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右翰林為學士儀嘗鄙其
詭恠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
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盧
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
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未富
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

祖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混軌同多遜為相
貶朱崖而止徽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與堂前
雕起花椅子二隻以抵備右丞洎大夫同坐儼忽見之謂兄
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
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
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
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弟儼參政
日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
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
有姊王家大夫人即正馮參政之母儀儼之妹無何亦得
疾備尋以抱病而嘆曰土哥嘗言結果姊妹兄弟亦住

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賓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叅政之東坦也

中華古今注

一卷

馬編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鼈等部凡六十八門 雉朝飛 犢木子所作也齊處士潘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灵女者故冠軍陰并之娣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灵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為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

之中夜倚戶而悲躑特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食後人因為樂章

走馬引

馮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仇殺人而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闔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亡明朝視之乃馬天跡也遂暢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為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南王歌焉

武深溪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王處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嘆我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胡鮮津卒，霍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日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游而度，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所作公無度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黑子高還，以其聲，援妻麗玉

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曰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鬼無賢愚。鬼怕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稅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名羅敷出採桑於陌上 妻王氏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顛遂投水死其姊妹悲子賢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歌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規戒

短簫篥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動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庭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篥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雷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兄弟不字孤弟有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雷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群臣為明帝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

人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年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占潤如海光明皆比太子賢德故曰重耳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唯德摩呵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人魏晉已未二十八解不復但存用世者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於揚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二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

鞞鼓

高羊氏娶於陳豐氏女制鞞鼓鍾磬塤篪

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即有瑟云

女媧問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鰲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為養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之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則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今傳為古曲

揚鳥

白鷺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秃鷲也狀如鶴而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闘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瘦饒每至河北舂肥不能高飛恐有漁人所獲常脚蘆葦長數寸以防繒繳

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夫出用為萬倍勝者也

鶴

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嗔然之

猿

五百年化為僂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樹葉覆背上

驢

為牡則馬為牝則驢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躑躅四曰追電五曰飛翹六曰銅雀七日神鳧

曹真駿馬

曹真有駿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發謂之匹鳥也

鳧

只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鹿獐見人堪謂之章習

鹿

青州人謂鹿為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鷺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鷺鳥詩云鷺鷺于飛差池其羽齊人呼為鷺也

鷓鴣

一名鷓鴣一名鷓鴣今之布谷也江東人呼為獲穀也

鳥

一名孝鳥一名玄鳥燕白脰鳥也脰鳥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鷄

一名燭夜礼云鷄曰翰音鷄鷄亦羽逸周礼日文翰若未惟周成王時蜀人獻也

狗

一名羊犬曰羹獻

鼯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鼯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脂肥亦曰瓠江東呼為
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豨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
不能退蓋羊好能觸觸墻垣

鷓鴣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養之以厭水災

萤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焜耀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炷一名丹良
腐草為之食蚊蚋

蝼蛄

一名天蝼一名穀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
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屈不能覆其身其
五日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秋初生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懶婦名青蟹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脰重集物則頭垂故謂之倒掛
蝙蝠食之神仙

螿蚶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名長脚其有螯大者名為擁劍一名執火

長跋

蝓蝓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跋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為螿子

蠅虎

蠅狐也形如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曰蠅虎子

莎鷄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曰促織絡緯曰紡緯

蚯蚓

一名密壇一名曲壇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塞蚓

飛蛾

善拂灯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蠃蚌

曰守宮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
大者名曰蜃蜃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紺玄善魅人曰玄蜃曰玄蜃

蜻蛚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曰胡籬小而赤
者曰赤卒曰絳驪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一名為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為之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

蝠者或青斑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其橘園中

緝蟞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緝江東人為緝蟞亦曰童蟞皆曰天鷄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

魚子

魚子曰蠅亦曰鯢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鯢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謂黑鯉為玄駒謂白鯉為白旗謂黃鯉為黃雉

鱧魚

鱧之大者曰鮪鮪鱧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鮫鮪今宜都郡自京

門已上江中通出鱧鱧之魚有魚狀如鱧小度平人謂之鮠子即此魚也

蜺蝦

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在周所謂蜺蝦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蜺蝦一名蜺蝦一名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蜺蝦殼如小螺熟則自懸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牛之子舍蝸殼婉轉有文章絞縛為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結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魴一曰魴或曰魴雄又曰魴魚子好群浮水上者曰白洋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員而尾大而尾脫脚生也

鳥賊

一名河北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夫長者五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潰沫成雨水族畏悉避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鯨夫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水屋

狀如人乘馬衆魚道守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未有人於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是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二曰灵龜三曰杯龜四曰室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擇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龜由火鼠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鰲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為婢鱗魚為童子魚為士父鰲一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為巢窟處處有之

鷄鷓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即也

止

說郛卷第九十九

說郛卷第一百

前定錄

鍾輅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隣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固詰所驗其應如響音虔乃杜門累日因與之言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未歲方成名所不預未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年奉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汚如能赤誠

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求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未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室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虞仲卿自刑部員外

郎貶為別駕諳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諳諳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親請謁諳方與二客語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候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諳諳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諦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諳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床廡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戕日請八千九者乎左右曰有名遂要者是也遽命吏出諳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諳既就榻嘆息因謂二客曰而君無為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士佳為浚儀尉某往候之仕坐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奉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諳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錄願假俸十千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任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

宗在灵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
十餘年竟不至本曹旬擢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
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會盟使既將
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
陽令

列逸之

彭城刘逸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逸之從母弟吳詳
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揚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未賀
逸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逸之令下簾
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闕請一食而去逸之
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

延山人就於驛日夕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
逸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集頰能知人若果從客亦有所獻
逸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舉揖讓而
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逸之乃具饌既食逸之有所請琮
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
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馬
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正官宜與同僚和勿
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
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謂誰
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
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

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
因召與食誤啗馱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為臨濮丞時
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
與賊戰賊退郡平郎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
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轉閩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
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
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
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
願從之因求為壻有誠約矣無何適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
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
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日子之祿與壽甚厚
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於近
事言之生日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日自此三年必
成大名其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
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日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常氏
後二年始生 七而君娶之時官未踰年而常氏卒殷異
其言因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
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韶家
富於財聞鄭氏美細賄以求婚鄭氏之母聚其族謀曰

文年既筭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
者求娶吾欲許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意將斷髮
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
師其多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
驚為問其故良久言其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
許事君也予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人沒身之恨知復
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為竟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
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
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
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
不應後自尚書謫官韶陽郡守常安貞固以女妻之殷

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允娶數月而常氏亡矣皆驗如勾龍生之言尔

豆廬署

豆廬署本名輔貞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
郡守鄭式贍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覆姓不宜
兩字為名將為改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書數字若署
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
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
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
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
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
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

隙地遂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林

喬林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今已上頓蹶踞傲物未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日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常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林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死非命子宜志之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

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脩武令誣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騎在浙西兼摧莞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文牒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

去轅覺竟惡之及見筭具言將選告以乏困筭當之數日將
辭去筭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
王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益秩塲官轅以職雖卑而
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所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
廢印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
不信釋氏夢呵之僧曰使君莫怒合有先知故未相告耳
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
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出畿內過此已往
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

曰當何日去此曰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
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
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
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鼎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
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
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
曰何人也荅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
吾旅遊卒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一郎後事柳八郎
職甚雄盛今作太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

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間板者或有持通狀者服率多條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以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荅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陷於農耳居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更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余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禱帙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與赴舉時年遂娶常昏氏常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

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於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貶焉累二十四萬明年以尉調授河南北縣有張平子墓時說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頭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處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

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荅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有權位者旬支九品至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室歷中自越府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脩刺未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肅甚曰妾有土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未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

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病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令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畧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說似若悽愴宣府亦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縣令宣嘆曰三口歸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甯中夜後山月

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未聽
思溫謂是坐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
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
身歿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未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未
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况相老人曰此
弄初式吾嘗尋之其間音旨稍異此思溫曰因求其異隨
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愁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
大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乎思溫味
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火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
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
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

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
下第遂罷舉西進抵成都以所藝謁常令公公甚重之累署
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
馬第宅其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
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常令公遽補計擊使牒出方告不敢
復辭而常惧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
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同揆

李相同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
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求者雲集自辰及酉不得次而
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繻晨往生謂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

手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怏怏而去王生
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佐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
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
始以王生之言有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
曰君除遺可發此緘不尔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
兒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摘與中
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
正時李璆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
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
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
為乃下詔召揆特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與弟
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先命宰
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
二曰答吐番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
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
折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
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意遽命
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
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
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餒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

手持宝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
尚何為救此人乃追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
閤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卞兄也叔明泣良
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
殷時新婚姻儼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
未此可以一謁而去及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具
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
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日飢甚奈何僧曰唯密煎薑
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
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曰府官許之火殷既得歸人間願知當
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儼請召吏取籍尋閱
不令少殷見之汝後年方成名初任乃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
簿尉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
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
弟子素不相識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
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及授秘書省正字克和
審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
與之有舊儼未為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日彙虎之鎮
未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復除
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附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
時奏德宗怒時少宗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曹澤縣尉十
餘年備歷艰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放

錄貶官少殷移至桂揚與貶官孝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
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
止於此李俊已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問其事且告之少殷
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
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
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
方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
迎至家即于囊中取一丸灵丹以新汲水服之即愈孝叔意
其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一日謂孝叔曰吾將有

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
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探求者通是徒勞
耳君藏吾此書勿預視但授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
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
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處以復後事問于自餘疾
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
之任輒視神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
就中櫛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為仆于地不語
數日而卒後月餘其妻因閱其以筭得老父所留之書猶於半
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
惟有空紙數幅書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脩已元和初為

太學生具說其事

續前定錄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陋室之下寒爭附火惟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員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馱開遠門人攔路隘其肩背闔公惧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馱兼搖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以後莫忘問債及陛朝訪得其子提絜子累至大官更榮達

攬員外

攬宗之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也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柳樹仆則柳木木肯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京公

李逢吉本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曰婢晨至惓然公問故曰昨夜與君聊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去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尔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興
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
亦久果然除秘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私宣
簡辭私正簡求俱候焉畜坐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
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錯曰尔求
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
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亦
愚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
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
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
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舉日禹方欲為屈申、
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
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惟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
不能言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嘆一

夕忽夢及第而與常周方同年當時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蓋益閩之人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常私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弟景方赴舉過陝尚書曰我名私景汝兄方汝弟景方兄弟各方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焉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有及第榜上見鳳字大中元年未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纔宵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子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頊貶鄉擯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陰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後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而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曰此官須得孤直戎實克選料鄉祇應

取輕薄後生朝中弟子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
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日早將狀表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
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愠罵而去
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
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陞
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績效向二人又不為
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未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
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詣
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
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蒙於相位後數年也師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來齊丘相遇每
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峰遇
盤石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
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而其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
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
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張宝藏

貞觀中張宝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火
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宝藏身年七十未嘗
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張宝藏卒日內

官登三品何足如此嘆也言說不見室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室藏嘗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華餅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吾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華餅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立平復因思日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屬声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年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攝而問之綠衣亦喜云生人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准之因為檢日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及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為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郎深不自會尋出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吏長史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陞堂見西壁有畫着綠之吏抱案之吏即夢中所見之吏乃歸而快又謂其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日本未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

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買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愈幸無憂也崔即告本廟吏之祠神曰吏以公當為此州偶然耳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處進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爾脫貴佞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十五年位方伯吾孫為儒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游洛下人謂為猴類即以居常願下有若猿頰也其上有四厭面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髮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未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柰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者此兒也大帳而還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讖曰昔此卦三灵

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采軒始當果
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祈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御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
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
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
相兆矣上歎異之

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後者得白玉上微刻書云龍城僧神所
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混制九醜餘得之不祥其理特
欲隱餘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
還顧悽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乎一行進曰
陛下行幸萬聖祿無疆及西狩初到城都堂大橋上舉鞭
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
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劄符之吾無憂也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謁
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羊也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
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
簾下頃之王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

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克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
三行策至一品夢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案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 為相三人姓名然之置
香按上以扼覆之宰相闕必添香保九以命草麻上切于
李景讓竟探名不着有以見其命也

康哲言

牛相新昌宅承飾號為金扼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
將作大臣康哲宅誓自辨尚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
每命相有按必引頭望之宅竟為牛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歸私為右廂都虞候王某為左廂與
私相善或讚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
自辨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周以筋漆數五
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声訪問即言
天使無恙私遂至卧内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早年今方
得力遂說初坐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皆因祖示韓部無捷痕

論衢

三卷

王克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
天柱拆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
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
之文世間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

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其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比之於三軍戰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天下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天柱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下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項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勝能也。如五嶽之崩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觸不周山上極。天乎不周於共工所拆。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

曰古鼈古之大戰。天本以山為柱。共工拆之。四者長生。故斬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鼈戰也。夫天本以山為柱。共工拆之。伐以戰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勝不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鉄石。刀劍予戰不能刺之。疆弓利矢不能射也。察當今天地甚高。古今天與今無異。當缺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緣階。樓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宇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如審然者。女媧多前。墜為人者。人豈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氣分。渾純而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体尚小。相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

之山共工得拆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
之事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
不可復計儒者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拆天
柱地維絕消煉五色石補蒼天斬鼇之足以立四極猶於
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力之不能拆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而
人及大手何以能觸時拆之以五色石補天上可謂五石苦藥
石治病之狀至其數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之言也從女媧以
未久矣四極之立若龜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士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所
謂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也曰
亦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州首四海還之名曰神海九州之外更有瀛

海此言詭異聞者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
實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貞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
論按鄒之智不禹與之治洪水以益為佐禹主治益之記物極天
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止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
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九州淮南安五刑安召術士五被左吾之
筆堯溝宮殿作通衍之書輪天下之事也行之篇道異類之
物外國之怪刻三千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
益開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按禹之山
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大史公曰禹本記
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日月於所隱焉為先明也
其上有玉泉華池今日張蹇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暗本記所

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
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大史公之言山經禹記虛妄
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於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
則天地北必高多民禹貢來薪漸于西海被于流水此則天
地之際極也日剡徑千里今從東昌海之上會起鄭鄭則察
是初出徑二尺不尚遂之驗也遂則東方之地尚多則天地之
極北廣長不復此言矣夫必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
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鄭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
州天極爲天中如方天下任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地今正在北方
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
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置於今從東海上察日及澁流沙之地視日
大小同也相去萬里大小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維陽九
州之中也從維陽地顧極正在地東海之上去視極亦必覆
在此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視極猶在北者小
居狹來能辟離極也日之南郡去維且萬里從民還者問之
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後南萬里日在是
南是則去維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維地察日之去遠
近非與極同也極高也今王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
至是則民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東
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
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十里五三十一州者
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州之乘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

多計度驗實及為少為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善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之人效也如實論之大體非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体在上與人相遠必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七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矣郵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地案附書者天下形体所據不虛猶此者則無恍惚明矣

隨筆

十六卷

洪邁

世謂范增非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中者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明之代趙殺上將軍宋義增倚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雲陽之後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備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灵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者不用申狀但久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存

趙註常害表益益兄子種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註參乘益前曰天子所以共六尺與者天下豪英

陛下奈何與力錄與人載上笑下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
敦而俱錢鳳為許謀因敦餒錢別嶠起行酒至鳳繫
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溫而敢不飲及發後
鳳入跪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
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說二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
此世言此樂天待見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中小庭亦有月
一篇云箋角執笙篳篥谷兒抹琵琶紅銷信手舞紫絹隨
意歐自注曰箋谷紫紅皆小戒護名若然則紅紫二銷一女
奴也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守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
書無我名正德山馬而陽眼黃書紙除書落枕前黃紙
書到青宮詔催

杜子美詩云夜足霜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
足霜花雨流水春多送浪風全用之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
語少壯時作衰病時語詩家往往以為織曰公十八歲病中
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冬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曰公壽已七十五樂天賢前員外青安竟寺上方堂舊山
詩云舊風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遽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
南文莫動北山文予以乾道四年講廷開日蒙上書此章於角
以賜改使臣為大臣云世說郭璞純道江居於既陽暮去水不
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少瀕去暮數十里皆
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為郭所看行山
下宅推者即為元龜然郭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免其非命邪

歐陽公牡丹釋名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
皆善詠花當時有二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後寂無
傳焉唯劉夢得有詠朝思宅牡丹詩但云嚴千朵而已亦
不云其美且異矣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
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
色花十戶人中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
道花之妖艷至府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
花落三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韵詩云唐昌
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云崇敬天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
又情牡丹花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今夜衰紅把火看
醉歸盤屋詩云數日非閑王事繁牡丹花盡始歸來

元微之有入承壽寺看牡丹詩入韵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三韵酬胡三味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亦許渾有詩云
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
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不重此也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之可比也平嘗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
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後於平何哉予蓋嘗考
之曰沛公攻峽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急擊之公
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

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兵追羽而滅之此其國事不肯殺降也其無後宜哉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北西已而果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爰益陷龜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新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奔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樞郭解客殺人吏秦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議首之言殺之足以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京房與漢元帝論幽

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若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進上詔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亦大能知其者方初見帝時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故退不敢言人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察記之後竟以下獄奔市令史所載豈非獄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者側聽聞之耳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相用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文韓之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弁范雎皆魏人蔡澤燕昭王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變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

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皆
鼓皆委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
也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耶克讚太子至
於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
至於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未望思之甚然其孤孫因係
於邸邸獨不缺釋之至於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
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
者乎漢宣帝黃竟元年正月單于匈奴未朝二月歸國
十二月帝崩元帝竟能二月正月又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
單于來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未厭人自黃竟
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之唯既不許吳俄揚以雄之言

復許之無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
合如此者歸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
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云佛
書之好與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為至當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地南三海其實一也
北至於青滄云則北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
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亦海疑亦宜居一澤尔班超遣其
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欲語謂錢一貫有畸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田左右二長一
文有畸田文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長注云八尺尺日

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轉天之檄漢淮南安書文一之組
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語書唐城南去天五之類然則
亦有所本云

天莽云女為漢平帝之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
莽敬悼傷哀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已見
漢家自投火中而揚堅女為宣帝后知其父有異人苟意
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敬奪
其志誓不許乃止李弁女為吳太子連奴鼻既慕吳封
為永興公主妃開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畧同可
謂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
多謂出此也按說王邵風姿似其父尊桓温曰大奴固自有
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用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
其七參軍封俗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
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
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朱盡晉法也今人
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案終風
詩寤言不寐顧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
女思我心如是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
事緣飾故類多失實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

之姑據真宗朝三事于左魏秦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
語寇未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
王欽若退即召王於府諭以上意後勅俾行王未及有言
公遽酌太白飲之命日上馬杯且日參政事王欽若退勉
之回日即為周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教進疑詞於

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後乃景德元年其時
萊公為次相欽若於參政閏九月欽若判雄二年四月罷政
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樞密院至天祿元年如有拜距景
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括讀云向文簡拜右僕射
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

武昌退朝往候之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日向敏中大印官職
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嘗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
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者六人呂端
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齊賢以使
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向敏中轉右僕射與王欽若自加
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愕也其
三事者存中筆註又云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賜輔臣玉帶
時輔臣八人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有帶謂之比玉價值
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下庶必不及
已乃諭有司自有小稱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
賜而晉一帶僅如指門顧近待述速易之遂得向衣御帶

予案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
四年幸河中丁謂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豪州
謂始以叅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問敏中爲宰相王
欽若陳堯叟爲樞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
馬知節即不與此設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此尤可笑
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尔也司馬迂作史記於封禪書
中述武帝神仙鬼恠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
朝景德祥符間始安之祇士文穆陳文忠陳文禧丁晉
公諸人造作大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
王沂公慎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終梓官以滅迹而實錄
之成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惟恐不祥遂爲信

史累蓋與太史公謗書異而實同也彭器資尚書文集有
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民利疾
衆善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自來
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
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純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
人防患備險之意亦深矣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
以功封侯失將軍亡翕候公不多不益封其後各爲五方
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尉侯益邑者交而青不
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高
下某明如此後世廵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不厚

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它日無以使之蓋失之矣或用之
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聞皆為蠻淮
南為群野秦為戎河北中定真山之境乃鮮虞肥彭國河
東之境有意狄甲氏呼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揚拒
泉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把都
擁丘今汴之雋邑亦用夷礼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
者獨晉衛齊魯宋鄭許而已道不過數十州蓋於天
下特五分之一耳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明德釋云歌詩之作
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
篇什或稱譽它人所作為什非也

乾卦其惟聖人手謂王肅本作遇人後結司句始作聖人見
陸德明釋文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
設脩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故於監
少及著作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脩撰檢討是與本寺
為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刑部置審官審刑
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
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
以故不過二三年輒一行賞書局饋賞此最甚焉
嚴州本名陸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為義
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
宗諱以莊為嚴故史追書家以為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柳子厚傷杜溫天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寺歟邪
哉夫也者疑辭也今則生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歟用與吾
言具類異積思之則益矣予讀孟子百里奚曰曾不知是
以食牛干秦穆分之為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
謂不知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謂可不知也特舉於秦
知穆公之可與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
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輩言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出受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
不封侯者及紹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益夷斬首
捕虜三萬旦賜爵關內侯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
欲求道助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柳郝靄佺斬然

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終亮明交繫鳥桓傳介子刺樓闌
皆即侯之則為邪是蓋明友光友婿也

晉魏以未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
至陳而無所終由清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
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王九
年始藉其年以紀事無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
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
之位號謂之威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任
之著書者有帝元令之為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
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
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漢漢得之周周

取之梁推梁而上已至於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元
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
梁者魏文帝也時歲甲戌又三年丁丑乙卯伐魏不得
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
事乃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
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
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
已即罷未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死職而嗣滅男女
少長皆成於斬斬隼劉曜成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
禽石勒嘗盛矣

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其終至于而滅符堅之興

又非劉在此然不能自免社稷坵墟焉慕容垂乘符
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
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為國八十年傳數矣
國初以未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
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洙自司空改太子太保
呂蒙正自司空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
公仍復升秩天聖而後恩與始隆張仕遜致士志以兵部
尚書得太傅云三代彛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
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於宋
魯以吾壽夢之鼎於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於齊
賂晉以紀猷王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裘

鍾儻欲以文之之舒鼎定之筆盤納侯樂毅為破
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及乎磨
室是也

說郭卷第壹百終

抄本說郭卷五十

藏遺

罪聖刻本五十七卷內同

桂海書術志 花歐大 刻本五十七卷中 同

卷五十一

孫季古台記

雷次宗 刻本五十七卷內 同

吳侍講報記

王希哲 刻本五十七卷內 作侍講報記 同

以陽指仲著同記 陸齊賢 刻本五十七卷中 同

安南行記 徐明善 刻本五十七卷中 同

卷五十二

北邊南對

程大昌 刻本五十七卷

同

漢孝武故事

班固 刻本



大統崇論 宋徽宗 刻在九十三卷內 同
困學齋報錄 鮮于樞初本作相學言報錄在四十九卷內
甲名并

卷五十二

鈞玄 考名刻在四卷內 四朝閱見錄 宋徽宗 刻在四十九卷內
抄多

甲申報記 王穉刻在五十卷內 閱見報錄 王穉刻在五十卷內
刻多

隨子報鈔 王穉刻在五十卷內 刻在作同見也錄
刻多

席上腐設 何琰刻在二十九卷內

石林家訓 夢祥得 刻在七十一卷內 刻多

卷五十八

江表志 荀勗撰 刻在二十九卷內 同

江表別錄 陳壽撰 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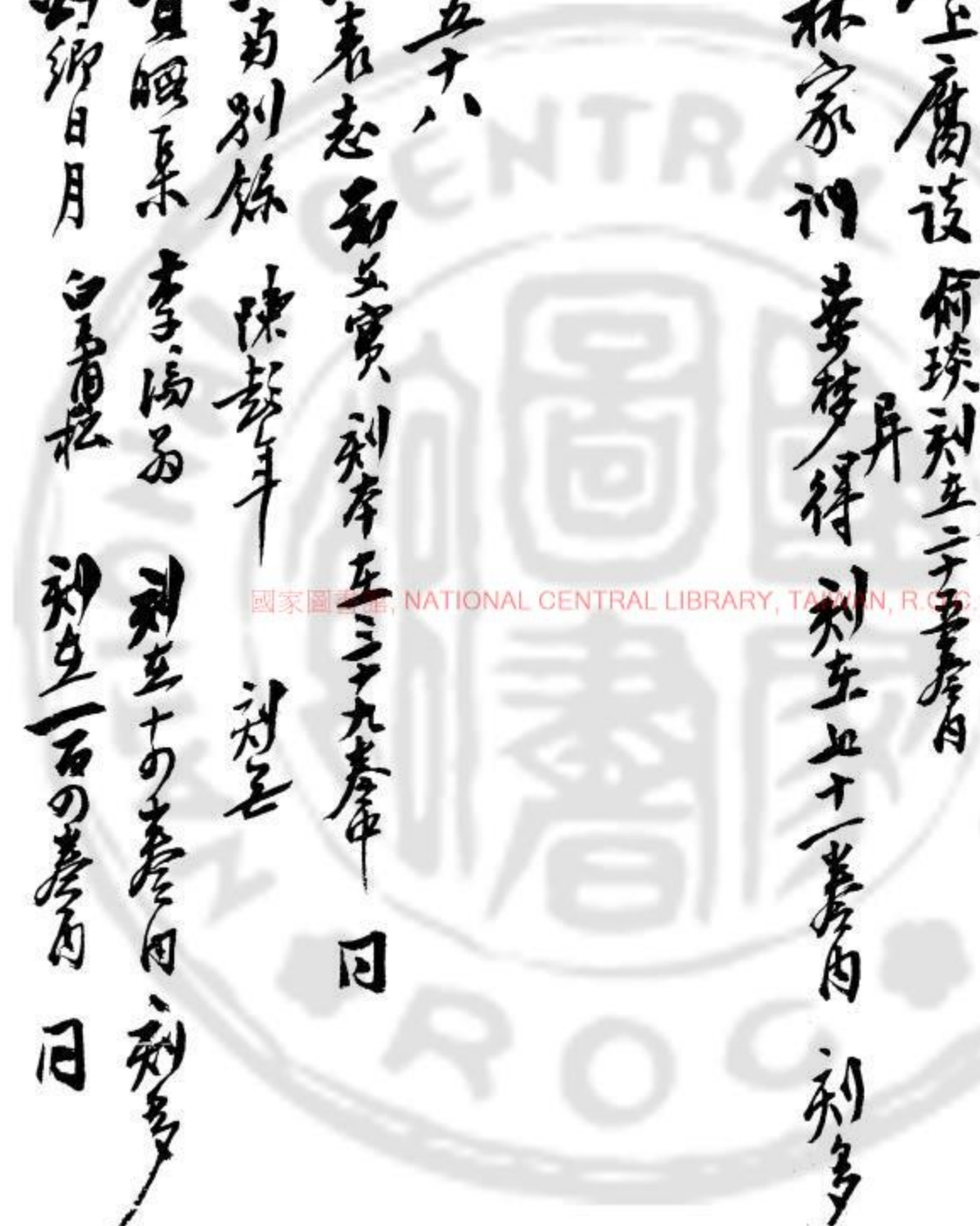
資暇錄 李鴻為 刻在十卷內 刻多

群經日月 白香松 刻在一百卷內 同

抄本說郛卷六十一

清異錄 陶穀 刻在五百廿卷內 抄多

卷六十二



蘭亭博議 桑世昌 刻本在六十九卷中 有目是也

抄本有

王氏蘭譜 王貴學 刻本在九十二卷內

抄本無

抄本說郭卷七六

香齋雜記 吳夢厚 刻本在二十一卷內 昇

猗猗 卷七 刻本在二十一卷內 抄本刻多

讀書語 卷七 刻本在七十一卷內 刻多

六一筆記 臨溪行 刻本無

雜家 祛疑 卷七 儲詠 刻本在七十三卷內 刻多

抄本說郭卷七五

東石所見 李之夷 刻本在七十二卷內 刻多

荔枝語 卷七 刻本在九十五卷內 曰

西域志 三卷 刻本 艱林志 卷七 刻本在六十一卷內 曰

法苑記 一卷 刻本 青城山記 四卷 北征記 四卷 刻本

玄神記 卷七 刻本 燕北雜記 五卷 刻本 萬山記 三卷 刻本

香品類 卷七 刻本 金披遺事 錢惟演 卷七 刻本

景龍文館記 卷七 刻本 武平一 刻本 在七十一卷內 刻多

抄本說郭卷七十八

高士傳 卷七 刻本 蘇樞 刻本在七十一卷內 刻多

清道錄 卷七 刻本

視史 未市 列在九七卷內 列多

視譜 卷之三 全上 曰

端溪視譜 卷之二 全上 列多

法書苑 列在九七卷內 列多

抄本說部卷之九

玉堂報記 周必大 列在九七卷內 王公大臣 王銍

西嶽常言 何垣 列在九七卷內 列多

海岳名言 未市 列在九七卷內 曰

抄本說部卷之十一

學齋吟嘯 史從祖 列在九七卷內 曰

茶錄 卷之七 列在九七卷內

校書 歐陽修 列在九七卷內 曰 煎茶記 唐休又射和九七卷內 曰

卷之十二

道山清話 王暉 列在四十五卷中 曰

卷之十三

皮篋話 宋陳師道 列在九七卷中 曰

素任陸雨 列在九七卷中 曰

抄本說部卷之十四

佛生要錄 宋海覺 列在九七卷內 曰

錢譜 卷之十四 列在九七卷內 曰

師友雜言 魏了翁 刻五

抄本說郭卷八十五

舊法論 張高英 刻五

抄本說郭卷八十六

遼志 葉隆礼 刻本在五十五卷內 同

金國志 宇文樞始 刻本在五十五卷內 同

洞天福地記 唐林光庭 刻本在六十六卷內 同

抄本說郭卷八十七

南方州志 宋 稽含 刻本在一百四卷內

吳下田家志 陸詠 刻本在二十五卷內 同

板古論 曹昭 刻五

抄本說郭卷八十八

竹坡詩話 周少隱 刻本在六十五卷內 刻本多

負矢詩話 劉攽 刻本在六十五卷內 刻多



世說新語卷九十四
司馬溫公詩話 司馬光 刻本在六十二卷內同
珊瑚鈞詩話 張表臣 刻本在六十三卷內刻多

抄本說郭卷九十九

畫堂餘論 胡太初 刻本在七十卷內同

抄本說郭卷九十八

師友記 李廌 刻本在五十五卷內 異本

翰林志 李燾 刻本在五十一卷內 同

素琴 黃石公 刻本在五十七卷內 同

抄本說郭卷九十七

世說 刻本在 物類相感志 宋蘇軾刻本在 二十二卷內 異本 本不同

程史 岳珂 刻本在廿六卷內 異本 本不同

武侯新志 抄本新作心 諸葛亮 刻本在 九卷內 異本 本不同

三輔黃圖 抄本作苗 異本 刻本在六卷內 異本 本不同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 刻本在六卷內 異本 本不同

抄本說郭卷九十二

書斷 宋張懷瓘 刻本在五十七卷內 異本 本不同

漢摠問答 鄒雍 刻本在六卷內 作問對 又作 對問 異本 本不同

抄本說郭卷九十三

家

國老談苑 王銍 刻本在四十三卷內

抄少刻多

晁氏客語 晁迥 刻本在十九卷內

此抄本稍異

抄本 說郭卷九十四

厚德錄

李元綱

刻本在七十卷內

志林 宋蘇軾

刻本在二十五卷內

抄本多

抄刻回殊

刻本在

卷九十五

白雲通德論

刻本在

卷九十六

王栻 遊異治謀錄

刻本在四卷內

抄刻同

抄本說郭卷九十七

金山志 考名 刻本在

遼東志 呂 元感補

刻本在

稽古定制 考名 刻本在

夷堅志

洪景廬

刻本在

神像傳

刻本在十一卷內

抄本說郭卷九十八

古今注 王 應併入九十九卷

折獄彙編 鄭克

刻本在二十卷內

此抄本同

果善錄 李易銘

刻本在七十二卷內

此抄本不同

皇朝藝苑 江少雲

刻本在二十七卷內

橫浦語錄 張九成

刻本在

妙本說部卷九十九 鼠璞

宋戴埴

刻本五卷

談錄

宋丁謂

刻本四卷

中華古今注 宋馬縉

刻本三卷 內第十三卷

以上三種妙本少刻本多 應匡刻本惟校字而已

妙本說部卷一百 完

前定錄善續前定錄一書 唐鍾輅

刻本百五十七

論衡 漢王充

容齋隨筆 宋洪邁

刻本均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